

如上图试图模仿两个个体之间进行交谈的时候，甲脑海里形成的某个概念勾连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这属于心理的范畴；而紧接着人脑通过神经传输冲动至发音器官，这又是一个生理过程；最后甲将声波传递给乙，这实际上又是一个物理现象。而同样的，乙也通过接受到甲传递的声波，也就是听觉形象，通过神经传输在脑海里形成对应的概念。就这样不断循环重复，就完成了言语活动。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同样可以知道，言语活动是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要研究人类的言语活动，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我们已知的、可以触碰到的系统化的语言。

但是语言所蕴含的内容绝不仅仅只是这些。在索绪尔的眼里，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同样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经过人们的约定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研究语言的符号系统绝不能从少数的个体出发，符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其形成不能脱离心理即主观意志作用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仅仅从主观上臆断。我认为，从索绪尔的话里，其实可以知道，研究语言符号系统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语言最本质的问题——感知并传递信息。我们通过听觉感知声音，视觉感知场景，将能够接触到的信息通过有效的途径传播。什么是有效的途径呢？也就是语言，或者说是语言的符号系统。而这就是语言的思维功能——即我们需要一套符号将客观的现实通过认知转化（也就是概念的转化）为主观化的信息，符号正是这主观信息的客观载体。语言的符号系统不能绝对的等同于我们日常使用的文字，因为实际上，语言的符号系统不仅仅是书写文字，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象征和代表，它包括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实际上任何一种我们可以通过心理过程转化为某个已知信息的事物都能够简单的归纳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再抽象化。

既然符号系统需要传达信息，那么每一个符号都必有其一定的意义。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但有趣的是，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组合是不具有天然性的、必然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在与现世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认知中的“苹果”可能并不代表我们爱吃的红色苹果，它也有可能指的是我们认知中的黄色香蕉。多么荒谬又惊悚的猜想！但是这一点也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虽然生来就能掌握一门语言，但或许我们的思维同样也被这门语言禁锢住了——我们一开始就默认并接受了环境所赋予我们的东西，并且毫不动摇的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甚少思考，我们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都可以理解的符号到底从何而来，客观物质世界的每个存在为何能为我们所认知。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在庞大的、已知的成熟的语言系统下进行认知，才忽略了语言产生的最初的事实——无论是文字还是符号，皆是在人为的界定下产生的。一旦开始了这样的思考，我们应该大胆的跳脱我们的舒适圈，尝试颠覆以往的思维认知来试着看待语言。

➤ 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

在第四编讲述地理语言学的内容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似乎颇有争议的地方——也就是索绪尔对于地理差异因素的看法。他认为，空间本身对语言是不产生作用的，实际上真正对语

言产生影响的是时间因素，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很显然，索绪尔将时间因素放在第一阶梯之上，而忽视了影响语言发展的社会因素。但是不得不说他的观点显然更能征服我，因为在我对于索绪尔的观点的理解中，研究语言发展的因素，必须要将语言置身于漫长的时间流逝与历史变迁之中，在这一跨越了漫长历史长河的演变过程中，实际上地理因素何社会因素已经被包含其中了。地理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同样的，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抛弃了时间因素的影响，单单研究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显然是无效的，因为语言的变化发展绝不是仅仅个体的、短暂的演变，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可持续的演变。因此，个体绝不可能改变语言。

索绪尔认为，在分析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时，应该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即是指除却外部因素的语言系统内部的发展变化，这么说似乎还是很晦涩，而外部因素则很好理解，即是民族史、政治史、各种制度（教会、学校），以及凡是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外部因素的范畴。索绪尔认为，外部因素这些都只能在语言的部分内容，例如语音、词汇上产生一定的作用，而不能触及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真正变化。但令我疑惑的是，索绪尔虽然坚持在研究语言的时候要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分开进行研究，但实际上我们通常难以规避将外部因素囊括起来进行分析。因为内部因素是一个很广阔的概念。我认为，既然语言是一种制度，那么一个制度的内核必然是其根本性质和基本框架。语言的根本性质是人类规定的符号系统，而基本框架是在性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改进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索绪尔借由被殖民地的语言变化来试图说明地理空间因素对语言不产生系统上的影响，属于外部因素。殖民掠夺的国家将自己的语言带到另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里，两种不同的语言可能都会产生变化，但是并不会导致原来的语言系统土崩瓦解。但我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地理空间因素能够被完全划分到外部因素一块。因为语言系统本身在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磨砺，它本身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这很好理解——就如一种深植于社会的制度，我们不可能在一瞬间就彻底泯灭它，即使它在法律的层面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仍然具有难以磨灭的影响。自然语言是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的，因为它始终是人类的工具。地理空间因素真的不能瓦解一门语言系统吗？作个很荒谬的假设，在文明尚兴的时代，A岛和B岛是两个相互隔绝的小岛，两个小岛的民族使用不一样的语言，A岛的文明比B岛的文明更先进，语言更完善但都较为粗滥。如果有一天两个岛且只有二者互相连通了，这时候，两种语言的发展空间都极大，且A文明高于B，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两种语言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同一种语言，但是发展基础更倾向于A岛原本的语言。B岛的语言被瓦解了，化为了A岛原语言的养分。也就是说，地理因素是否能够影响语言内部结构或许也受到语言内部系统坚固度、可发展性，或者说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影响因素呢？（由于目前的知识储备较为薄弱，理解不够深入，因此我保留疑惑。）

➤ 语言发展的特性

索绪尔认为，人类的言语活动是不存在绝对不变性的。我赞同他的看法。虽然我们无法十分鲜明的感受到语言的演变，但只要将目光立足于历史节点，我们确实能看到语言在漫长的沉默当中不断的变化发展。而且我认为在第四编的内容当中，不难看出，语言的发展也有其特点。

语言的发展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在无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下，同一总体区域内的语言相对区域方言化的方向、广度、深度是无法提前预知或者寻找规律的。我们只能在已经确定的语言的范围内来分析语言，但是我们并不能对于语言发展的将来做出某种可证明的有效预判。一片大面积的区域原本使用同一种语言，但由于可能受到时空的影响分化成了不同的方言。以汉语体系下的桂北平话和粤方言之间的联系为例子，我查阅了梁金荣先生的《从语音特征看桂北平话和粤方言的关系》，他对于两种方言之间的不同语音发音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他在最后仍然强调了时空因素对于两广地区方言发展的影响,他认为两广地区后代虽然受到地理上的原因失去了联系从而形成差异,但二者仍然有同样的源头。也就是说,桂北平话方言与粤方言同根不同支,但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认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将广西平话并入粤方言中,且平话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强势的粤方言的影响,逐渐弱化自身的特点向粤语方向发展。在詹伯慧先生的《广西“平话”问题刍议》里谈到,一种方言有别于另一种方言,一方面表现在它与其他方言的差异性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它的内部的一致性之上。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广西平话与粤方言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看待一个区域内方言分化的现象,还是不能脱离其自然发展所展露的事实。相邻地区的不同方言之间存在差异性,但是同样的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我们不能通过偶然的现象来证明。这也说明了语言的学习研究是无止境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演变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当然,这是建立在现实里方言演变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语言的演化采取连续的、明确的创新形式,从而构成许多局部的事实。“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而这种创新的结果通常就是只影响局部地区,形成相对区域方言化。但我仍然有疑惑,因为我认为这似乎是建立在区域面积较大、地貌类型多样、人口较多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语言的演化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或者说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同样的变化?而是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呢?假若是在一个具有鲜明固定的界限内且地域面积较小且语言单一的地方呢?好比一座小岛或是河洲?我并不否认索绪尔的观点,只是我认为特殊情况和假设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然,基于现实的角度来讲,语言的发展确实是具有区域化,或者说地域化的差异。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更应该看到其中内化了的时间因素。

语言的发展还具有不平衡性。语言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同一个地区的语言演变分化为多种方言,这些不同区块的方言不一定是同时发生变化的,因而一个整体区域内的方言变化也是具有差异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给语言的分化做一个地域上的划分呢?索绪尔的观点认为,不同相邻地区的不同语言相互的自然传播是无法分割出明确的界限的,中间的过度地带也无法明确的标出,甚至在各种因素中会直接消失过渡,产生语言上的差异化。很显然,我们无法给语言刻上一个十分标准的、明确的界线。这也就恰恰导致了我们在研究方言地理学的时候,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难以辨析。但是随着一个事物的引入——等语线——我们逐渐可以对地理语言学作出一个有实际效用的语言地图板块。但是等语线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它只是通过寻找方言之间的相似的方言特征并进行归纳得来的结果,这也与詹伯慧先生的认知趋同——通过寻找方言之间的一致性来达到一个归纳的作用。

(一) 总结

➤ 学习感想和体悟

在粗浅的阅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之后,我也对语言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我认为,研究语言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不仅仅是对于在学科建制上能够带来贡献,更能让我们对于人类语言,抑或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更加深度的思考。因此,我希望我能继续保持这份对语言的热忱,走进它。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一般原则的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丁春华

这次读书，我所选择的是第一编，第一原则的这一部分，其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原则性的东西往往是基础，不搞清楚最底层的东西，往往不好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解，另一方面，原则性的东西较为规整清晰，方便阅读，更好理解。为证明我已经熟读这一部分，我将用一段自己语言的叙述来划分清这一编的结构。

这一编最开始讲的是语言的要素问题。通过推翻一个对语言存在误解的概念，提出语言有两个心理层面的要素，并用符号这一形式将两者联系起来。这两者的关系就是语言。为了方便叙述的同时，不会弄混，提出用所指代替意义，能指代替形式。

符号（两者结合的关系）是任意的，此任意是相对唯一性而言的，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与数学中的任意符号“ \forall ”是类似的。（当然也有区别，数学符号“ \forall ”表示这个集合内的每一个元素都满足条件，是逻辑上全称的概念，在所有的元素在机会上保持均等。但我想表达的，是在这个意义对应的所指集合里，所有的元素都有机会，但机会是否均等，还存在一个论证的空间，例如甲骨文中，“牛”这个词的字形可以表达成全牛和牛头两种形象，但全牛过于复杂，因此选择了牛头，并不是说全牛没有成为能指的可能，但相对于牛头，其机会更小，**所指对能指的选择有其功用的必要。**）

对于象征（近似）关系，其也可以是**所指对能指的选择有其功用的必要**，而不仅仅是书中所提到的能指，以能指来指称象征太狭隘了，这种指称方法完全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其他未成为能指的语言的外在形式。这就要在后面论证了，不仅是从空间上，也是时间上（或许称为象似更为合适）。

索绪尔认为的象征和任意性存在冲突，任意性断绝了任何的自然联系，认为拟声词等是经过人为改变的，已经和原本的事物断绝联系。而我认为的是，象征决定集合，具有对集合的约束性，象征居于任意性之前。我认为先通过象征决定集合（数学中的集合中元素的数目也不是固定的，也会采用描述的方式来确定其中带有一致性规律的元素，如： $\{x|x \text{ 属于正整数，且 } x > 3\}$ ，象征起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确定集合的作用，至于 x 是 4 还是 5 或者其他什么，这自然是任意性来决定了。）

之后是能指的线条性，这个没什么可讲的。

之后的矛盾焦点聚集在变与不变，及横向空间上的语言和时间纵向上的语言，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首先，索绪尔用不变性和可变性两个对立的观点来抓人的眼球，突出其中的差别，和其中共同之处，这一点和马克思的不一样，马克思强调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而索绪尔认为，受到社会力量和时间力量双重影响下的语言，其不会产生根本变化。（在不变性的最后一句“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出传统规律外不知是否有其他规律；因为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符号受到社会力量的约束，所以在世代相互传承下，保证了时间上语言保持稳定不变；同时，因为语言在时间作用下具有传承性，所以被大众接受，形成稳定的语言关系？）讲到可变性这里，要提一下任意性，任意性导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规范和标准，所以一方面无从改变，一方面无法不被改变。

之后就是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问题。由于时间的作用，任何科学都存在内部的二

重性，即现状和过去的状态。这里索绪尔把语言比作等价系统，需要认真理解，所谓价值也是一个关系问题，价值把土地和产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语言把能指所指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第一个类比。通过时间，研究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转移，状态的变化，就是历时语言学研究的问题。研究状态，历时研究演化，两者对立。要注意一点，历时的变化由于语言具有任意性和可变性，所以历时的的事实具有偶然性。历时的的事实是由一个共时状态向另一个共时状态改变，变化不重要，前后状态最重要。（此处举例为树干，历时的的事实是由共时一层一层累加起来的。）

共时与历时的对立我并没太看懂，因此先跳过一下，以后再翻阅。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这一节。语言类似一种社会制度，这在前面申述语言受社会力量影响而具有不变性时，已经提到过了。然而，在这里，历时和共时重新提出疑问。社会制度是有着强制性与普遍性的。从共时上来讲，语言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个语言区内的所有人都需要使用语言，但从另一方面讲，虽然语言的社会力量要求人们这么说，并且阻止语言发生变化，但语言终究再原本的语言框架下发生着小的变化，而且不会造成过分的语言障碍。（如，最近大家喜欢用“蚌埠住了”【蚌埠：城市名 BengBu，蚌为四声】代替“绷不住了”，而法律不允许人们自发地改变，没有说，14岁以下的儿童受未成年人保护法，我15岁零一天还给通融一下的）。而历时规律与之相反，具有强制性而不具有普遍性。一个共时事实可能是由多个历史事实导致的，如刑的“开”偏旁，原本是井，简化中出现了变化，这与“妍”的“开”偏旁不一样，此开原为“开”。但是，由于任意性的存在，变化时必然的，语言本身无法阻挡，对于人们来说也无法阻挡，自然是强制的。

同时，语言不存在泛时观点，历时性的事实只存在与两次共时事实之间，然而泛时观点要求纵观所有的共时事实，得出一个符合所有共时事实的答案，而历时的变化如同特修斯之船，总是在进行变化的，无法给泛时观点一个形成的土壤。

作为网络时代的年轻人，自然深谙网络语言之精髓，同时，自然也发现网络语言的一些局限性。

首先，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网络语言的更新速度完全以实时热点为主，一旦热点过去，则会出现新的热点语言覆盖现象。这种语言反映到现实社会中，则会加速语言变化。比如2016年傅园慧的洪荒之力，针对吴亦凡一案，多有“你真刑”“我看刑”“全囚巡演”等讽刺性语言，针对《西虹市首富》里的卧龙凤雏（两个“大聪明”）替代了原本的卧龙凤雏，形成了语意上的覆盖。主要以谐音梗为主，背靠实事热点，一旦风头一过，就不再被起用，如洪荒之力，蓝瘦香菇。

其次，网络语言与现实语言中存在“次元壁”，其范围的局限性导致语言在共时层面上出现分化和分裂。如网红郭老师独特发音方式形成所谓“郭言郭语”，人们在以此取乐中的频繁使用，使该类词汇形成一个语言群体，群体外的人无法获知意味。使用网络语言的网民和现实中的与网络接触较少的人民大众存在代沟，也影响着语言的传承，日后占据我们生活语言的将会使网络语言。同时，网络语言存在存在过于严重的省缺和拼音缩写情况，没有使用经历的人将造成语言障碍，更是以蛮横的方式切断了原本所指和能指间的关系。如所谓的“语死早”“来信砍”“xswl”“yyds”“kdl”。

上面就是我关于网络语言的吐槽，因为我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年人”，对网络语言对我造成的沟通障碍深恶痛绝。下面开始一些正常一点的讨论，以证明我的读书报告并不是在水文字，而是即使刨除我的牢骚话，也能够达到3000字的要求。

之前一次课间，我向老师提出象征是个集合的概念，但我写到我这里才发现，其实我的

象征存在很大的问题，在甲骨文的数字里，一二三都是和现在一般无二，而到了五，则写成“X”的样子，画了个叉，五是符号的任意性在起作用，如果我说象征约束了集合的范围，那么，五作为一个数字，与之最接近的应该是五个横等能够表达五这个数量概念的记号，比如麻将里的五饼那种，自然象征里的集合不应该有超过这个范围的能指。可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样子，任意的集合里有着这个记号。那么，象征就应该不是一个集合，而是在任意之下的一个倾向，即在集合之中，所指在对能指进行任意地选择是，一种名叫象征的力量在影响着选择方向。即任意先于象征，我所否定的，是索绪尔说的所指和能指不存在自然联系。

象征是对所指选择能指产生作用，自然要以所指的概念意义和作用为基础，去讨论象征这种倾向的作用范围。同时，符号是由音义，以及字体等要素构成的，自然也要将象征对两个要素的影响分开论述。

首先来讨论字体。先将所指概念的现实事物分成两个部分，有客观实体和无客观实体。

客观实体：对于这个，最直接的便是象形文字一类和部分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加注标注符的指事字。象形文字在文字中并不少见，也不必算作语言文字中的特殊性而对它横加质疑。相反，在指示字出现之后，紧接着便是象形文字。（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论》）因此，象形文字在文字的产生时代更具普遍性。由于象形文字由文字画发展而来，为了方便书写，其字体稍微简略一些，因此画不出过细节的东西，在我看来，象形文字绘画出的是易画之物，同时也是形象相对独立的一类事物的总称，如象，鱼，龟，牛，羊，马，木。加注标注符的指事文字，同时，没有细节，如驹（小马），骠（黄马）。而在几种形象相似的事物中，象形文字便不能很好地展开，避免使用混淆。

对于没有客观实体的事物，象征也在起作用。如数字，在数量较小的数字会使用指事的方法，如一二三，同样的罗马数字里的一二三也是一个道理。至于更大的数字，不符合书写和读取方便的必要，便会使用特殊的记号字，如甲骨文里的五（X）和罗马数字五（V）。另外，希腊字母中的“α和”（ω）分别表示开始和结束，其的形象也与字形相符。对于行为动作，情绪，心理活动等动词和修饰性的形容词，由于个人掌握资料不够充足，暂且不去讨论。

造字开始出现会意字和形声字，进一步丰富了造字方法。这两种字，都与词本身的意义有关，比如会意取两字合意，形声字需要意符。都证明了象征在汉字中作用极大，影响极深。

从音的层面上讲，受到象征影响的词自然也要和词义挂上关系，而这又分成三类：一类拟声词，一类谓词，一类体词。

拟声词自不用多说，声音本身和原物具有极大的相似度，如英语里的狗叫声“woof”和汉语里“汪”，都与狗叫相似，虽然有区别，但至少不会有人用“喵”来形容狗叫声。声音往往与原声接近，（文字受相似性影响更加象形或者带有意符）或许是语言经济性的表达，用最接近所指实物的能指来表达，以方便视听，理解。可以说象似性也是经济性？（所以五不用五个点。）

对于谓词，则是个人的猜测。由于对前人的音并不熟知，我只好现在的声音来证明，顺便之后我会证明：象似性伴随任意性贯穿历时和共时。

举个例子，当你想表达劝说别人小点声时，会说：“嘘，小声点。”这个嘘是以u作为韵腹的，声音也会细微，这是功能性的需要，其本身令人小声的功能就要求这个人作出表率，不能大声。同时，表达位移，迅速，的时候，也多以u作为韵腹，声音相对短促有力。当表达大，发出，释放时，也会使用以a为韵腹的声音，又如，远近（y u a n j i n），闻名遐迩（x i a e r），也是一样的道理，表达长（c h a n g）的声音可以拖长以表现距离上的长，短（d u a n）则表示短。当然这些我都无法找到最有力的答案，甚至可以说是断章取义，但是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应该试着去寻求一下答案。当然，工作量绝对不小，我在这里留下一个猜测，以供我未来去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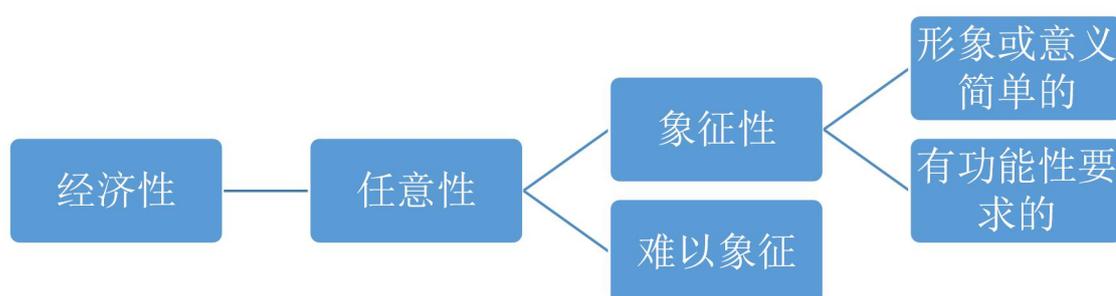
对于体词，所谓唇舌喉齿对应相应发音部位的说法，似乎确有其事，对于这一点，我认为，象征性也有指向性。那（n a）声音可以拖长，这（z h e）发音较后，声音较低，体现远近的分异，。但显然证据也不充分，因此也留待之后。

下面打算证明以下历时性上的象征作用。因为我们对以往的音不甚了解，所以，这里只用字体来证明。首先，在假借大规模使用后，新的音义，旧的音义两者共同处在旧的字下，两个所指同时联结着一个能指，所以，书面语言十分混乱，不得不造新字以调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则可以看到，出现了转注的方法。为旧的字增加意符以增强原本字体的识别度，构成了形声字，在象形指事之余，增加了表意的程度。

但在这之后，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形声造字方法大量出现之后，新的词不需要假借承担，由于文字书写的需要，字的简化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原则），字反而越来越不象形，因此我无法证明象征性在历时中持续发挥作用，反而只能说，经济性原则在语言过程中发挥这重要作用。

我的象征原则，从集合的概念，到指向的概念，再到经济性概念（包括象征性，指向性和功能性，都是经济性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每个方面或每个时期的需要而显露出来。包括符号的任意性，在象征性无法发挥作用时发挥作用也是经济性的需要）的一部分，在最后才有认清。

最后的结尾有点杂乱，似乎时忘记很多重要的东西，还希望老师能够帮忙批改支出。



索绪尔理论中心理、言语和语言的关系

——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部分有感

2020级汉基二班 何伊琪

摘要：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认为，语言从根本上讲是心理的，并在绪论的第三章、第四章具体讨论了“言语活动”“语言”“言语”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中阐释“langue”和“parole”的区别，被称为是语言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他对上述概念的论述包含了若干前人

所不曾提出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观点，为后世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

关键词：言语活动 言语 语言 语言学 心理 符号

在绪论的第一章，索绪尔将此前的语言学史分为了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连续阶段中的几种语言研究流派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和批评。从“语法”到语文学再到语言相互比较潮流，各学派在语言方面的研究逐渐接近语言学的真正对象，但是仍然存在着较多错误和缺陷。最终，索绪尔指出“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顺势为后续提出的理论作了准备。

一、语言学与心理学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一切，包括其物质和机械的表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心理的。关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从根本上都是心理的，有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语言还具有生理、物理的属性。这一概念产生分歧，是因为对语言的看待角度和界定有所不同。此时则需要我们区分索绪尔理论中“言语活动”和“语言”两个概念。

（一）语言是心理的

在索绪尔建构的理论体系中，语言是心理的，这并非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否定语言产生的客观条件。而是他把语言现象的非心理的成分，如依托发声器官进行语言表达的生理属性和语音所固有的物理属性等，都划分到语言之外的一个更大的范畴——“言语活动”之中。

语言与人类的心理密切相关，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不是传达无意义的声音，而是以语音为载体来表达人类的思想、用于人类社会的沟通交流，进而帮助人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人的心理本质上不同于动物心理，是因为人有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思维表达的工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二）语言和心灵的交叉重合之处

在索绪尔之前，语言学中的心理学流派就对语言和人类心理的联系做出了探讨和研究。青年语法学派的库尔特内不止一次地指出言语活动所具有的心理性质：“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受心理规律的制约。在人类言语和语言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个现象不是和心理现象同时并存的。”

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它所具有的约定俗成、普遍社会认同的特点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恰好说明语言的心理属性。人们若要通过言语活动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要经过言语循环重建的过程。即索绪尔在绪论第三章所谈论的，循环的出发点在甲的头脑内，这时候概念和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现形式是联结在一起的，这完全是一个心理现象。符号、音响形象本身没有内涵，是人类主观上把所要表达的概念与之相匹配，在得到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认同后成为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系统。所以语言自产生的目的起，就已具有心理属性；而个体在进行言语活动时，也在循环着一个输出——传达——理解——反馈的心理过程。

二、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

在绪论的第三章，索绪尔提出了三个概念，即言语活动、语言、言语，并对三者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区分。尽管“言语”和“语言”的区分并不是索绪尔最先提出的，在他之前，各学派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未有明晰的界定。索绪尔在给大学生讲课时，才首次真正地将这两个概念二元对立，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语言”这个范畴中。

（一）什么是言语活动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他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在他的理论中，“言语活动”这一概念的外延包含着“语言”和“言语”。

言语活动是一个过程，它包含着社会部分和个人部分。个体在进行言语活动的时候，使用的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进行言语循环，而不能依据自己的意志独创出一套语言，或者对语言进行肆意改动，这就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而言语活动的发生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行为过程，个体运用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表达自己的思维和心理，并将此传达给信息的目标接收个体。在完成一个言语循环时，个体的生理机能以及发音、听觉器官等也需要发挥作用。

故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它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既是生理的，又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行为，无法割裂其他方面而只从单一层面进行研究，故索绪尔提出了新的观点，试图界定语言的外延边界，以解决语言学在研究对象上面临的困境。

索绪尔所表达的言语活动包含语言和言语，并不意味着语言和言语二者完全割裂、泾渭分明。事实上，语言和言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二者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言语活动。

（二）什么是语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依托个体的主观意识而存在，而是一个客观的规则体系。语言是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产物，一经形成便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同时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律与原则。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主要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在绪论的第三章中，作者一开始并未明确地对语言进行定义，而是谈论了语言和言语活动的区别。“语言”不同于“言语活动”，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它的性质应该是单一且有明确界定的，而不是多领域的，它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被归入独立的人文事实的范畴之中。

索绪尔在第三章中引述了辉特尼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制度的观点，并对他的主要论点——即“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们所同意使用的符号的性质是无关轻重的。所以，关于发音器官的问题在言语活动问题是次要的。”所以个体的言语行为并不是纯粹的语言，它不仅要用到运用到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还要依托人体机能，如发声器官、人脑机能等。

作者将语言定位在言语循环过程中听觉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确定的部分。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人类把语音和语义内容相匹配，并通过一定的词汇、语法规则按照固定的规律组合的系统。

（三）什么是言语

“言语”是言语活动中的个人部分，是社会中的某个个体将“语言”依照

既定规则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言语是具有个体特点的产物，受社会环境、个人意志等因素的影响，具有特殊性、多变性、个体差异性，并不像“语言”一样有固定的、普遍的标准。

言语的不确定性特点，正是其无法作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被剥离在索绪尔所阐释的“语言”之外的一个原因。

言语建构所要依托的个体思维没有既定框式，就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不同地区的人说的普通话带有不同口音等例子所表达的现象一般。每个人的语言表达和理解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在言语活动中，人的言语表达又都处在同一个“语言”的符号系统中，故而能够被特定的语言群体所接收和理解。

三、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一）语言和言语的区别

索绪尔认为，首先，语言是社会的、群体的，而言语是个体或个别的。语言是从众多个体使用者身上剥离出来的具有共同点的普遍的部分，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提取与集合。

其次，语言是主要的，而言语是从属的，语言在言语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对言语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在第三章认为非心理的部分应该从语言中排除，并且指出心理部分的执行方面也是不相关的。这里的“执行部分”属于个别人的行为，也就是“言语”的范畴。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语言是言语活动心理部分的主要部分，而言语则是作为其剥离出来的心理部分的执行环节。

（二）语言和言语的联系

语言和言语共同包含于言语活动之中，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就如同个体不能脱离集体而孤立存在，集体是由一个个独特的个体组成的一般，言语和语言是言语行为的一体两面，都有其存在的不可替代性。

语言和言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语言作为符号与思想相匹配的系统，并非是先天的，而是需要后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习得的，是一个存在于人类内在意识的系统。言语则在这种符号系统的规制下，进行个体的具体思维的外化，从而不断完成主观的交流循环过程。

语言和言语相互转化。语言虽然作为独立于个体主观意识的符号系统存在于世界上，但是它的生命力与持续性是离不开社会中使用它的每一个个体的。语言从言语活动中分离出来，抽象成符号，再用于社会中的个体的言语行为当中，成为可习得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交际工具。

而言语则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动态的执行过程，是包含着主观随机性的成分。言语中的某些有别于语言符号系统的特殊成分和观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系统的构建。

四、总结

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部分，由于自身的知识储备不足、对语言的理解并不深入，所以在理解作者的观点时感到困难。在读书期间也寻找了许多材料帮助自己理解索绪尔的观点以及叙述中想要传达给读者的真实